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鐵樹記 第十四回 孽龍精入贅長沙 許旌陽六次擒蛟

卻說孽龍精硯池變去，又化為美少男子，逃往長沙府，聞知刺史賈玉家生女，極有姿色。怎見得標緻？眉如翠羽，肌如凝脂。齒如瓠犀，手如柔荑。臉襯桃花瓣，鬢堆金鳳絲。秋波湛湛妖嬈態，春筍纖纖媚姿。斜驪紅綃飄彩豔，高簪珠翠顯光輝。說甚麼漢苑王嬙，說甚麼吳宮西施。說麼趙家飛燕，說麼楊家貴妃。柳腰微擺鳴金珮，蓮步輕移動玉肢。月裡嫦娥難比此，九天仙子怎如斯。宮妝巧樣非凡類，飛瓊昨夜降瑤池。

卻說此女姿色冠絕江南，孽龍遂來結拜刺史賈玉。賈玉問曰：「先生何人也？」答曰：「小人姓慎名郎，自幼頗通經典，不意名途淹滯，莫能上達，今作南北經商之客耳。因往南國販其貨，今得明珠數斛，生乃無處作用。茲者特來獻與使君。伏望笑留，幸甚。」賈使君曰：「此寶乃先生心力所求，況汝我萍水相逢，素無心口，吾豈敢受此厚賜哉？」再三推拒不受。慎郎獻之甚切，使君遂不得已而受之。留住數日，使君見慎郎禮貌謙恭，丰姿美麗，琴棋書畫件件皆能，弓矢干戈般般慣熟，使君遂調慎郎曰：「吾有一女，未曾許配他人，今當配汝為妻，汝意若何？」慎郎鞠躬，致謝而退。慎郎又將珍寶厚賄使君親信之人，悉皆稱贊慎郎之德。使君乃擇吉日，將其女與慎郎成親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慎郎既在賈使君府中，成婚以後，歲遇春夏之時，則告稟使君，托言出遊江湖，經商買賣。至秋冬之時，則重載船隻而歸，皆是奇珍異寶。使君大喜曰：「吾得佳婿矣。」蓋不知其為蛟精也。所得寶財寶貨，皆因春夏大水，覆人舟船，搶人財寶，裝載而歸。慎郎既贅使君府中，計有三年，復生三子。

一日慎郎尋思起來，不勝忿怒，曰：「吾家世居豫章，子孫族類一千餘眾，皆被許遜滅絕。破我巢穴，使我無容身之地。雖然潛居此地，其實怨恨難消。今既歲久，諒許遜不復知有我也，我今欲回豫章，大興洪水，潰沒城郭，仍滅取許遜之族，報復前仇，方消此恨。」言罷，來見使君。使君問曰：「賢婿有何話說？」慎郎曰：「貧婿自思男子者志在四方，豈能向故園空老？方今春風和暖，正宜出外經商，特來拜辭岳丈前去。家中妻子、大小事務，望岳丈看顧。」使君曰：「賢婿放心前去，不必多憂。若得充囊之利，早回馬首之鞭。」言罷，分別而去。

時晉永嘉七年，真君與其徒甘戰、施岑周覽城邑，遍尋蛟孽，杳無蹤跡，已三年矣。今且置之度外去了。不想道這個孽龍自家卻來尋死。忽一日，變一少年子弟，丰姿美貌，衣冠俊偉，稱言吳地人氏，來謁真君。道童通報畢，真君命其入見。真君問曰：「先生何處人也？」少年曰：「小生姓慎名郎，金陵人氏。久聞賢公有斡旋天地之手，懾伏孽龍之功，海內少二，寰中寡雙。小生特來過訪，別無他意，蓋欲遂識荆之願爾。」真君曰：「孽精未除，徒負虛名，可愧，可愧！」真君言罷，其少年告辭而出，真君送而別之。

甘、施二弟子曰：「適間少年是何人也？」真君曰：「此孽龍也。今來相見，探我言虛實耳。」甘、施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真君曰：「吾觀其人妖氣尚在，腥風襲人，是以知之。」甘戰曰：「既如此，即當擒而誅之。何故又縱之使去也？」真君曰：「吾四次擒拿，皆被變化而去。今佯為不知，蓋使彼不甚提防，庶可以隨便擒之耳。」施岑乃問曰：「此時不知逃躲何處，吾二人願往殺之。」真君舉慧眼一照，乃曰：「今在江滸，化為一黃牛，臥於郡城沙磧之上，我今化為一黑牛，與之相鬥，汝二人可提寶劍潛往窺之，候其力倦，即拔劍而揮之，蛟必可誅也。」言罷，遂化一黑牛，奔躍而去。則見：

拔山氣力，轉地施為。乘風愈奔，見月不喘。卻好似函谷關中，老子乘來傳道教；又恍如即墨城下，田單驅出助軍威。奔奔騰騰，縱庖丁發劊之刀解之未可；踴躍躍躍，任賈堅穿楊之箭射之不能。長安道上，毋煩丙相問行程；渤海郡中，奚事襲公償買價。使耕夫縱力本，豈敢清晨起去，大叱之以拖犁；憑牧子恁忘憂，那能暮夜歸來，倒騎之以吹笛。

真個是：

爪蹄堅固如山虎，頭角崢嶸似海龍。

今向沙邊相抵觸，神仙變化果無窮。

卻說真君化成此牛，早到沙磧之上，即與黃牛相鬥，恰鬥有兩個時辰，甘、施二人躡跡而至。正見二牛相鬥，黃牛力倦之際，施岑用劍一揮，正中黃牛左股，甘戰亦揮其寶劍，斬及一角，黃牛奔入城南井中，其角落地。真君此時未除，此角後乃變一牛，在黃牛洲與馬當相對，常常出來害取客商船隻，此不在話下。

卻說真君謂甘、施曰：「孽龍既入井中，諒巢穴在此，吾遣符使吏兵導我前進，汝二人可隨我之後，躡其蹤跡，探其巢穴，擒而殺之，以絕後患。」言罷，真君乃跳入井中，施甘十人亦跳入井中，符使護引真君前進。只見那個井，其口上雖是狹的，到了下面，別是一個洞府，別是一個乾坤。這邊有一個孔，透著那一個孔，那邊有一個洞，透著這一個洞，就相似杭州城二十四條花柳巷，巷巷相穿，又相似龍窟港三十六條大灣，灣灣相見。常人說道：井中之蛙，所見甚小，蓋未曾到這個所在，見著許大世界。

真君隨符使一路而行，忽見一樣物件，不長不短，圓圓的，相似個槌槌模樣。甘戰抬起看時，乃是一車轄，問於真君曰：「此井中怎的有此車轄？」真君道：「昔前漢有一人姓陳名遵，每大會賓客，輒閉了門，取車轄投於井中。雖有急事，不得去，必飲罷才撈取車轄還人，後有一車轄再撈不起，原來水蕩在此處來了。」又行數里，忽見有一個四方四角新新鮮鮮的物件，施岑撿將起來一看，原來是個印匣兒，問於真君。真君曰：「昔後漢有宦官張讓劫遷天子，北至河上，將傳國玉璽投之井中，再無人知覺。後洛陽城南驪宮井，有五色氣一道，直衝上天，孫堅認得是寶貝的瑞氣，遂命人澆井，就得了這一顆玉璽。璽便得去，卻把這個匣兒遺在這裡。」又行數里，忽見有一物件，光閃閃白淨淨，嘴彎彎腹大大的，甘戰卻拾將起來一看，原來是個銀瓶。甘戰又問於真君，真君曰：「曾聞有一女子吟雲：石上磨玉簪，玉簪欲成中央折。井底引銀瓶，銀瓶欲上係繩絕。想這個銀瓶是那女子所引的，因斷了繩子，故流落在此。」符使稟曰：「孽龍多久遁去，真仙須急忙追趕。途路之上，且不要講古。」真君於是命弟子趨步而行。只見水族之中，見了的唬得魂不附體，鮎魚兒只是張了一個口，團魚兒只是縮了一個頭，蝦子兒，只是拱了一個腰，鯽魚兒只是搖一搖頭，擺一擺尾，鑽在洞孔裡去。真君都置之不問。

卻說那符使引真君再轉一灣，抹一角，正是行到山窮水盡處，看看在長沙府賈玉井中而出。真君闖見孽龍蹤跡，謂甘施曰：「今得其巢穴矣。」遂辭了符使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孽龍精既出其井，仍變為慎郎，入於賈使君府中。使君見其身體狼狽，一家之人大諒小怪，問其緣故，慎郎答曰：「今去頗獲大利，不幸回至半途，偶遇賊盜，貲財盡被劫擄，又被殺傷左額左股，疼痛難忍。」使君看其刀痕，不勝隱痛，即令家童請求醫士療治。真君乃扮作一醫士，命甘施二人扮作兩個徒弟跟隨。這醫士呵：

道明賢聖，藥辨君臣。遇病時深識著望聞問切，下藥處精知個功巧聖神。戴唐巾披道服，飄飄揚揚，呂洞賓模樣；搖羽扇背葫蘆，瀟瀟灑灑，孫思邈行蹤。診寸關尺三部脈，辨邪審病，奚煩三折肱，療上中下三等人，起死回生，只是一舉手。真個是東晉之時，重生了春秋扁鵲；卻原來西江之地，再出著上古神農。萬口共稱醫國手，一般都是活人心。

卻說真君扮了醫士，其童僕見了，相請而去。真君遂進了使君宅上，相見禮畢，使君曰：「吾婿在外經商，被盜賊殺傷，左額左股，先生有何妙藥，可以治之。容某重謝。」真君曰：「寶劍所傷，吾有妙方，手到即愈。使君大喜，即召慎郎出來醫治。當時蛟精臥於房中，問童僕曰：「醫士只一人麼？」童僕曰：「兼有兩個徒弟。」蛟精知疑是真君，不敢輕出。其妻賈氏催促之曰：「醫人在堂，你何故不出？」慎郎曰：「你不曉事，醫得我好，也是這個醫士。醫得不好，也是這個醫士。」賈氏曰：「終不然。這個醫士不是三折肱來的。」慎郎曰：「好便是個折肱醫士，不好卻是個取命閻王。」賈氏竟不知所以。

使君見慎郎不出，親自入房召之。真君乃隨使君之後，直至房中厲聲叱曰：「孽畜，再敢走麼！」孽龍計窮勢迫，遂變出本形，蜿蜒走出堂下。不想真君先設了天羅地網，活活擒之。賈使君不知緣故，卻喚慎郎三子急忙逃遁。真君以法水噴之，其三子悉變為小蛟，真君拔劍並誅之。賈玉之女此時亦欲變幻，施岑活活拿住，使君大驚。真君曰：「慎郎者，乃孽龍之精，今變作人形，拜爾為岳丈。吾乃豫章許遜，追尋蹤跡至此擒之。爾女今亦成蛟，合受吾一劍。」賈使君乃與其妻跪於真君之前，哀告曰：「吾女被蛟精所染，非吾女之罪，伏望憐而赦之。」真君遂給取神符，與賈女服之，故得不變。真君謂使君曰：「蛟精所居之處，其下即水，今汝舍下深不逾尺，皆是水泉，可速徙居他處，毋自蹈禍。」使君舉家驚惶，遂急忙遷居高處。原住其地，不數日果陷為淵潭，深不可測。

施岑卻從天羅地網中取出孽龍，欲揮劍斬之。真君曰：「此孽殺之甚易，擒之最難。我想江西係是浮地，下面皆為蛟穴。城南一井，其深無底，此井與江水同消長，莫若鎖此畜。回歸吾以鐵樹投之井中，係此孽畜於鐵樹之上。使後世倘有蛟精，見此畜遭厥磨難，或有警惕，不敢為害。」甘戰曰：「善。」遂鎖了孽龍，徑回豫章。於是驅使神兵，鑄鐵為樹，置之郡城南井中，下用鐵索鉤鎮其地脈入口擺數尺，牢係孽龍於樹，且祝之曰：

鐵樹開花，其妖若興，吾當復出。鐵樹居正，其妖永除。水妖屏跡，城邑無虞。

又留記雲：

鐵樹鎮浜州，萬年永不休。天下大亂此處無憂，天下大旱此處溥收。

又元朝吳全節有詩云：

八索縱橫維地脈，一泓消長定江流。

豫章勝地由天造，砥柱中天億萬秋。